

欢天喜地
过大年

记忆中的年味儿

◎平静

包玲珑可爱，咬一口，一下子甜到心里了，幸福的滋味溢满心头。

炸馓子是必做的，先把揉光的面团擀成薄片，再切成均匀的菱形，叠成花样馓子，我们姐妹三人也挽起厚厚的棉衣袖跟着做，待要入油锅炸它们时，母亲却连说带拽地把我们撵到一边，生怕热油伤着我们。

到了大年三十这天，一大早，父母亲就开始张罗年夜饭。

炸完馓子的油可以用来炸带鱼，母亲在拌了调料的面糊里打上鸡蛋，把带鱼挂糊后一片片放入锅中，直至炸得外焦里嫩呈金黄色，用葱蒜汤油后装入搪瓷盆里。然后是卤牛肉、烧土鸡、炖海带、炆莲菜，把这些耐放的

食提前多做一些，吃的时候盛到盘里热一热或者凉拌一下，很快就能成席。而此时的我们，嘴巴一直没停过，肚子被一样样的美味填得饱饱的了。

“初一饺子初二面”，辞旧迎新之时一定要有饺子做主食。平日包饺子都是父亲一个人忙活，而年三十包的过年饺子必是全家人的“集体劳动”，妹妹当“运输队长”把擀好的饺子皮送到包饺子的人这边，姐姐有模有样地包着饺子，而我拿着一个小擀面杖学着擀皮儿。两大算子元宝似的饺子很快就在说说笑笑中完成了。

到了年三十的晚上，忙碌的父母亲终于可以歇一歇了，而我们姐妹几个早就盼着大人给我们发压岁钱。每次父亲都拿出崭新的票子，

从十元到一角的，每一种票面一张，看起来厚厚的一沓，很快就能成席。而此时的我们，嘴巴一直没停过，肚子被一样样的美味填得饱饱的了。

“初一饺子初二面”，辞旧迎新之时一定要有饺子做主食。平日包饺子都是父亲一个人忙活，而年三十包的过年饺子必是全家人的“集体劳动”，妹妹当“运输队长”把擀好的饺子皮送到包饺子的人这边，姐姐有模有样地包着饺子，而我拿着一个小擀面杖学着擀皮儿。两大算子元宝似的饺子很快就在说说笑笑中完成了。

到了年三十的晚上，忙碌的父母亲终于可以歇一歇了，而我们姐妹几个早就盼着大人给我们发压岁钱。每次父亲都拿出崭新的票子，

年和粮食

◎袁宏周

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，到了大年三十这一天，生产队都会做一顿由野菜、麸皮制作的忆苦思甜饭，这碗清汤寡水的过年饭让家家户户老老少少又记住吃糠咽菜的滋味，也对粮食更加珍惜了。这在当时无异于一种特别的仪式。

其实，那时候的生活与先前相比尽管有所改善，但粮食依然是不够吃的。我清楚地记得，为了节约粮食，不论大人还是小孩，吃完饭后第一个动作就是伸着舌头舔碗，从碗口到碗底一圈一圈，尽管鼻尖、额头、眉梢常会沾上饭粒，但碗被舔得光光亮的；有时吃馍掉了馍渣，也立刻捡起来，吹吹灰就放进嘴里；即便放了很久的馒头，不新鲜了，裂着大口子，用蒸笼再蒸一蒸，照吃不误，谁也不会笑话谁，因为粮食不够吃是那时候的常态。

粮食不够吃，人们想着各种各样的办法破解这个难题。

我们村本是地处八百里秦川的一个平原村，自然条件比较优越，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派人进北山开荒种地了。荒山野岭，偶尔会有野狼出没。那种艰辛、孤独与危险可想而知。开荒为的就是增加种植面积，给村民多分一口粮食。到了收获的时节，就像庆祝重大节日一样，全村劳力几乎集体出动，天不亮就出发了，靠着人背、担挑、牲畜驮、架子车拉，赶天黑

前热热闹闹地将粮食拉回家。

为了增加产量，人们一天干三晌，早晚加两班。即使到了寒风刺骨的冬季，不是兴修水利，就是平整土地。天还没有亮，大伙就在村口集合，个个冻得直打哆嗦，一堆干透了的苞谷秆在黑暗中燃起，每个人都将手伸在火焰旁取暖，算是开赴工地前的热身运动。等火焰变成了忽明忽暗的灰火时，再将各自自带的粗细粮混杂蒸的馒头放进去烤熟，拿出来时，都变成了黑乎乎、滚烫烫的圆球球，就这样边吃边开赴劳动场地，为的就是建设高产田，为粮食丰收打基础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我还在县城上中学，曾目睹了离校远的同学靠背馍打发午饭的场景。一个提兜两三个馍，一个大口搪瓷缸，另外用小瓶子装上配好的盐醋辣子汁。热天还好凑合，吃完了馍，在缸子里弄点调料汤，也算有吃有喝了。到了冬天，馍馍被冻得石头似的硬，这些同学只能用筷子将馍压在用开水冲好的调料汤里，泡软一层啃一层。不管啥时候想起这一幕，我都会眼睛发酸，心里对粮食充满了感恩之情。

又到年关，虽然我们不必再吃当年的忆苦思甜饭，但是，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一粥一饭来之不易，一定要反对铺张浪费，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。

年里说彩

◎百合

无彩不成年。不信，你看那红红的灯笼、五颜六色的服饰、色味俱全的摆盘，就连又大又圆的白面蒸馍也要点彩，才能与那花红柳绿的窗花门神进入年的序列。所以我说，年是一幅画，是以红、黄、绿为主调和成许多色彩，堆积起来的画。它避黑灰白，决然不需清雅淡素。要的就是这张扬得浓妆艳抹的俗。这样，才有年味、有年韵、有年气。

年未到，人们就互问：准备好了吗？到底要准备什么呢！简单地讲，只是除个旧色，添个新彩。但真要按部就班地过年，那是在腊月初八，喝八味八色的腊八粥；要在腊月二十三，烙飘香花干粮；要在大年三十，吃色香味俱全的年夜饭；要更个桃符、换个春联写上国泰民安；要买些五颜六色的水果糖甜甜蜜蜜……

有文记载：大年初一“卑幼盛装饰，拜尊长为寿”。年里不仅要身着盛装，走亲访友，

尊老爱幼，说话也不出个不吉之言，就连小孩摔个跟头，也要说：“呀！拾个金元宝。”打碎了东西，也不能动怒，托口“岁岁平安”。灯笼着了，就赶紧絮叨红红火火……仔细想想，从古至今，年里早已悄然绵延着一道文明色彩，这道色彩，既寓意着彩头又寓意着好运。

年里要唱大戏，要擂鼓舞狮耍大龙，要踩高跷、扮社火、装彩车。为什么人们要以这样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来迎禧接福、祈求丰年？莫不是这美不胜收的色彩就能表达人们心里涌起的希望、吉祥、喜悦、庆典？……年里阳光开始明媚，天空开始湛蓝，草地开始青绿，花儿开始绽放，黄土地开始复苏，似乎自然界的千草百谷、一景一象都在用色彩点缀年，莫非年就是那披色挂彩的春天使者？彩已深层次地渗透在年的角角落落：精彩纷呈的年三十春晚，艳丽明快的传统民俗，美轮美奂的梦幻光影。此时此刻，一句红红



郑玉林 作

火火过大年，一个火树银花不夜天，怎能诠释得了新时代的年呢？

互联网让世界相通，宇宙飞船让天地相连。你能说年在白天？年在黑夜？年在大地

土厚的富贵黄里？年在浩瀚无垠的蓝天彤云里？年在绿水青山金山银山里？

年你到底在哪里呢？莫非在人们万紫千红的彩色梦里！

里透出来红色的光，照亮寒冷的夜，直到天边圆滚滚的太阳再次升起。

此时，太阳正一点点从路尽头那个交点的上空，带着橙黄的光探出半个头来，向更高的地方攀升，它越过几条长短不一横卧着的云彩，又把光芒一圈又一圈地向外扩散着，呈现出“日脚淡光红洒洒”的景象，整个东边的天空以及那几条云彩，看起来像一片红色的海洋和层层起伏的波涛，那是熟悉的红色，是一种绚丽的中国红。

哦，冬天里的中国红！

冬天里的中国红

◎张蕾

思绪回到儿时，一抹红色漫上眼帘，那是喜庆的中国红。春节社火队中的我系着红腰鼓，舞动着两个鼓槌，左右击打着鼓面，“咚吧咚吧咚咚吧咚吧”……另一个社火队与我们迎面而来，我看到手持红色绸带扭秧歌的小伙伴，相视的目光中虽是不服输，却又流露出丝丝的羡慕。

童年有关红色的记忆，绕不开过年时红色的对联和灯笼。我站在父亲身边，而父亲站在街边一张放有许多条红纸的旧桌前，等一位花白胡子的老先生，只见他手提一支饱蘸墨汁的大毛笔，在

红色的长纸条上龙飞凤舞，写下我不认识的字。父亲歪着头念出“蜡梅吐芳迎红日，绿柳展枝舞春风”之后，不住地说：“写得好！写得好！”老先生笑盈盈地把写好的对联，放在并排的另一张旧桌上，等着晾干。父亲对老先生说：“我去买点东西，一会过来再拿。”老先生声音洪亮地应了一声：“好呢。”父亲领着我拐进一条深巷，沿路披红挂绿的是各式各样的灯笼，那些动物和南瓜样的灯笼特别吸引我，我指指这个，又指指那个，想把每一个灯笼，都挂在我家的阳台上，让灯笼

父亲的春联

◎史怡蕾

每年过年，我家大门上贴的春联都是父亲书写的。

父亲一般从腊月二十五六就开始书写春联。每个村子能提笔挥洒两下的人，在庄户人眼里都是能人，年关之时他们就成“香饽饽”。父亲不仅能挥洒两下，还会编词儿，自然更受村里人的尊敬。每年最忙碌的是大年三十，从天还不亮直到午饭后，父亲难得一刻清闲。来得早的人帮忙把桌子抬到院子中间，父亲拿出早准备好的几支毛笔，泡在温水里，等到笔锋渐渐散开后，再一支一支在砚台边轻轻掠过。整理好毛笔后，父亲一边问主家的诉求，一边折叠对联纸，乡亲们无论是写几个字，父亲都能将“红帖子”折得恰到好处。父亲开始挥笔疾书了，只见他眼神专注，半弓着身体，手起笔落间，一个个刚劲有力、飘逸洒脱的大字就跳脱到鲜红的对联纸上，围观的乡亲伸着大拇指啧啧称赞：“嗯……写得好！”庄稼人朴实，没有华丽的辞藻来褒扬，一个简单的“好”已然饱含了他们最诚挚的赞美。不一会儿，我家的院子里、房檐台上，整齐地摆满了墨迹未干的春联。

父亲写春联不求回报，

一根香烟，几个刚出锅的小圆馍，就是乡亲们最纯朴的感谢。等到大家离去，父亲边收拾自己的一堆家当，边捶腰说：“写了一晌午，腰疼。”母亲总是愠怒地回敬一句：“你爱写么。”父亲嘿嘿一笑，母亲也忍不住笑了起来。母亲比父亲还珍爱那些毛笔，每次用完，都是她认真清洗，晾干后收拾好的。

我在一旁看得久了跃跃欲试，在几张旧报纸上学着父亲的样子练习写字。谁知笔到了我手中却难以把握，写了几下，便心浮气躁起来。父亲看了我写的字说道：“写字和做事一样，要专心，不能抱着碰运气的心态去写，对待每一笔都要慎重。”后来，我也间断地练过书法，对着父亲喜欢的颜体认真描摹，写着写着，竟觉得这宽宽大大有点笨拙的颜体，像极了憨厚无私的父亲。

父亲的春联，是一个普通农民对于传统春节的虔诚仪式。看着父亲从满头乌发写到戴起老花镜，围观的人从青春年少到已过知天命，当看到门楣上父亲那洒脱宽大、饱满朴实的鲜红春联，我的内心就会有一个清晰的声音响起：回家了，过年了……

穿大红羽绒服的女子脚下，一条灰白狭窄的水泥路往前延伸。路旁冬树那干枯的树杈努力向上，在空中牵手或拥抱。

极目前方，路旁的树在道路的尽头合二为一。路也由宽变窄，直至合成一个交点。女子红色的身影似一朵红云，融了进去，只留下一缕梦，让我想起一些与红色相关的意象：迎风傲雪的红梅《红岩》中江姐的红毛衣、还有“红领巾”和我小时候站在操场上，右手高举面对其行着少先队礼的那面五星红旗。那是熟悉的